

ROGER ZELAZNY
The Great Book of Amber

安珀志

4

美国“国宝级”
奇幻史诗巅峰巨著

THE HAND OF OBERON

奥伯龙之手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 著
威林 译

——安珀志——

THE HAND OF OBERON

奥伯龙之手

【美】罗杰·泽拉兹尼 著
戚林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珀志. 4, 奥伯龙之手 / (美) 泽拉兹尼著; 戚林

译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5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2880-1

I. ①安… II. ①泽… ②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83887号

Original Title: The Hand of Oberon

Copyright © 1976 by Roger Zelazn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中文版权©2013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著作版权局登记证号: 2014-3091

奥伯龙之手

作者: [美] 罗杰·泽拉兹尼

译者: 戚林

责任编辑: 李伟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江培芳 张晓莹

封面设计: 莫晓娟

版式设计: 陈宇婕

责任校对: 姜瑞清 绳刚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140千字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8.7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2880-1

定价: 3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CHAPTER

I



一道灵光在心中一闪而过，和那奇异的阳光同样明亮……

这个就是……呈现在阳光之下的，就是它！在此之前，我从来没在阳光中看过它，只见过它在黑暗的房间中绽放光芒：试炼阵。安珀伟大的试炼阵，在一片奇异的海天之间，投射出一个椭圆形的平面。

我知道——也许是我身体里的我们家族的血脉知道，眼前的这个试炼阵才是真正的试炼阵。也就是说，存在于安珀的那个试炼阵只不过是它的第一个影子。也就是说……

也就是说，安珀本身只包括安珀、芮玛和提尔-纳·诺格斯，并不会继续向外延伸，超越出这个疆界。也就是说，根据优先法则和构造原理，眼前的这个地方，我们来的这个地方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珀。

我转身，凝视着笑容满面的加尼隆。在强烈的光线照耀下，他的胡须和蓬乱的头发仿佛被熔化了一样。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我问他。

“你知道我向来擅长推测，科温。”他回答说，“我想起了你给我讲过的关于琥珀的事：它怎样投下影子，你们的活动会如何反射到影子世界里。我常常想到黑路，每次想到它，我都会想，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在琥珀本身投射出这样的影子呢？我设想，这样的某个东西肯定是特别基本的、强大有力的、隐秘的东西。”他冲着我们面前的景物挥了挥手，“就像那东西一样。”

“接着说。”我说。

他表情微微一变，耸耸肩膀：“所以，一定存在一个比你的琥珀更深层次的实界。”他解释说，“那里被污染了。你的守护兽带着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方。而试炼阵上的那片污渍，似乎就是被污染的地方。你同意我的看法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“你的理解力比你的结论更让我吃惊。”我说。

“比我强多了。”兰登承认说，他绕到我右侧，“但这么说吧，我跟加尼隆一样，也有这种感觉，非常微妙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确信，下面的这个玩意儿就是我们世界的基础。”

“有时候就是这样子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”加尼隆又补上一句。

兰登瞟了我一眼，注意力又转回那个图案上。“你觉得，如果我们走下去，近一点查看的话，”他问，“会让它发生改变吗？”

“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答案。”我说。

“排成单行，”兰登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，“我打前锋。”

“好。”

兰登指挥他的马转右，然后转左，再转右，沿着长长一串之字形前进，带领我们弯弯曲曲地绕着耸立的山墙走。我们保持着这种队形，走了一整天，我跟在兰登后面，加尼隆断后。

“这东西似乎很稳定。”兰登冲着后面大叫。

“到目前为止，的确如此。”我说。

“下面的岩石旁好像有个洞口。”

我探身张望。山崖的右后侧有一个山洞，敞开的洞口与椭圆形的试炼阵在同一水平面上。它的位置很隐蔽，如果我们站在高处，它正好隐藏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外。

“我们靠过去。”我说。

“迅速、谨慎、安静。”兰登接口说，同时抽出他的佩剑。

我拔出宝剑格雷斯万迪尔，在头顶挥舞一圈。加尼隆也抽出自己的武器。我们没能径直接近那个洞口，在到达它之前，我们不得不绕到山崖左侧。最后，我们走到距离它大约十到十五英尺远的地方，不知怎的，我突然闻到一股说不出的令人恶心的味道。马匹

似乎对这种气味更加敏感，或者因为它们天生就是悲观主义者。这时，它们全都耷拉下耳朵，张大鼻孔，发出惊恐的嘶鸣，想挣脱缰绳的控制。等到我们一转弯，远离那个洞口时，它们立刻安静了下来。可当我们下了山坡，接近被毁坏的试炼阵时，它们很快就故态复萌，拒绝再走近它。

兰登翻身下马，走到图案边沿停下来，盯着它细看。然后，他头也不回地对我说：“根据我们了解的所有情况来看，很显然，那处损毁是有人故意弄的。”

“看来确实如此。”我说。

“而且很明显，我们被引到这里来，只有一个目的。”

“我也这么认为。”

“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能弄清楚这个目的：确认试炼阵是如何被毁坏的，以及是否有可能修复它。”

“有可能。你的诊断结论是什么？”

“目前还没有。”

他沿着试炼阵的边缘走到右边污渍开始的地方。我将宝剑插回剑鞘，准备下马。加尼隆突然探身过来，抓住我的肩膀。

“我自己能行……”我刚开口，就被他打断了。

“科温，”他说，显然根本没听见我的话，“试炼阵中间似乎有一小块不太寻常的东西。看样子不属于……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他伸手指了一下，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。图形中央有一件不属于试炼阵的异物。是一根树枝？一块石头？还是一片飘落的纸片？从这个距离，根本无法看清楚。

“我看到了。”我说。我们两人下马，朝兰登走过去，他正蹲在试炼阵的最右边，查看那块污渍。

“加尼隆发现，靠近试炼阵中央的地方有东西。”我说。兰登点点头。“我已经注意到了。”他回答说，“我正在盘算一个最佳方案，可以到那里好好查看一番。我可不打算直接走进一个损坏的试炼阵。另一方面，我倒挺想知道，如果我真的试图穿过那片已经被污染的区域，会不会一头栽倒，彻底完蛋。你怎么看？”

“走进试炼阵得花不少时间，”我说，“如果这里的阻力和家里的那个试炼阵一样强大的话。还有，我们都清楚，如果在里面偏离轨迹，就是死路一条。但要接近那个东西，肯定得被迫偏离轨迹。从另一方面来看，如你所说，踏上那块黑色区域的同时，或许就给我们的敌人发出了信号。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你们两个谁也不打算走进去，”加尼隆突然打断我，“那我去。”

他不等我们回答就直奔那片黑色区域，沿着它一直跑到试炼阵中央，只稍微停顿一下，捡起某件小东西，然后立刻转身往回

跑。片刻之后，他就重新站在我们面前。

“这么做很危险。”兰登说着，用力点点头。

“但如果我不跑进去，你们两个还会继续争论下去的。”他伸出手，“现在，你怎么解释这个？”

他手里拿着一把匕首，刀尖上扎着一张褪色的长方形硬纸片。我把两样东西都从他手中接过来。

“似乎是一张扑克牌。”兰登说。

“没错。”

我把卡片取下来，摊开揉皱的部分。我凝视着牌面，上面这个男人似乎有些眼熟，又有些陌生。他一头浅色的直发，精明的表情带着一抹嘲弄之意，微笑着，身材有些瘦小。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我不认识他。”我说。

“让我看看。”兰登把扑克牌从我手里拿过去，冲着它皱眉。

“不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终于开口，“我也不认识。尽管我感觉自己几乎马上能认出他来，不过……不对。”

这时，马匹突然更加强烈地重新表达它们的抗议。我们不得不走回去，查看到底是什么引起了它们的不安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引起骚乱的罪魁祸首从洞穴里钻出来了。

“他妈的。”兰登骂了一句。我和他的感觉完全相同。

加尼隆清了一声嗓子，抽出剑。“有人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吗？”他冷静地问。

我对那畜生的第一印象，就是它似乎是大蛇之类的玩意儿，不仅因为它移动的方式，更因为它那条粗厚的长尾巴。那尾巴更像是它细长身躯的延续，而不仅仅是一个附属品。它靠四条中间分节的腿行走，脚爪粗大，上面还长着可怕的爪子。它细长的脑袋上长着一副鸟的尖喙，脑袋在行走时摇来晃去，最初面对我们的只有一侧的淡蓝色眼睛，然后是另外一侧的眼睛。巨大的翅膀折叠在它身体两侧，是紫色的皮革质地。它身上既没有鬃毛也没有羽毛，只在胸部、肩膀、后背和整条尾巴上长满了鳞片。从刺刀一样尖利的鸟嘴到翘起来的尾巴尖，它的身长似乎有三米多一点。它跑动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叮当声，我瞥到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它喉咙的位置上折射出亮光。

“据我所知，和这东西长相最接近的，”兰登说，“就是绘在家族纹章上的怪兽——狮身鹫面兽。只不过这一只的身上光秃无毛，而且还是紫色的。”

“肯定不是咱们的国鸟。”我加上一句，飞快地抽出格雷斯万迪尔，把剑尖对准了怪兽脑袋的方向。

怪兽的嘴巴快速吞吐着红色分叉的舌头，翅膀拍打着，抬起几英寸高，然后又放下。它的头转向右边时，尾巴就转向左边，然后

就这样左右、右左地来回摆动着，几乎产生了一种催眠的效果。它行走的动作如流水一样流畅。

怪兽对马匹似乎比对我们更感兴趣，因为它从我们身边径直冲了过去，冲着污渍那边跑过去。我们的马正站在那边，全都吓得浑身颤抖，蹄子不停地踩着地面。我向前迈了一步，就在这时，它突然用后腿支撑身体，站立起来。

它的翅膀不停地扑扇着，如同一对松弛的风帆在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下猛然张开一般。它只靠后腿支撑站起来，像一座巨塔一样压在我们头顶，体积比原来扩大了至少四倍。接着，它突然尖啸起来，那是一声极其恐怖的、准备狩猎进攻或者挑战的啸声，我的耳朵被震得嗡嗡作响。尖声咆哮的同时，它猛地拍打着翅膀，跳了起来，变成了临时的飞行怪物。

马匹顿时受惊，四下逃窜。怪兽的位置远在我们能赶到的范围之外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先前注意到的明亮闪光和叮叮当当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怪兽被一条链子拴着，长长的铁链一直延伸到洞穴深处。它脖子上铁链的实际长度，突然间成了一个比单纯的学术兴趣更重要的问题。

我转过身，它正好从我身边经过，嘴里嘶吼着，拍打翅膀俯冲下来，距离我们不远。它还没有足够的动量获得真正的飞翔能力，只不过是向上扑腾罢了。我看见星辰和火龙都朝着椭圆形地带的

远处那端撤退，但是兰登的马——伊阿哥，却惊慌失措地朝着试炼阵的方向跑过去。

怪兽再次四爪着地，然后转身，似乎打算追击伊阿哥。这时，它显然又多打量了我们一眼，然后突然间凝住不动了。它这次距离我们更近一些——不超过四米——高昂着脑袋，右眼对着我们，然后张开鸟嘴，发出一声温柔的叫声。

“这意味着我们该冲上去厮杀了？”兰登问。

“不，等等。它的举止有些古怪。”

我说话的时候，它低垂下脑袋，张开的翅膀也耷拉下来。它用鸟嘴在地面上敲击三下，又抬起头。它收起翅膀，半张开地悬在身体两侧，尾巴抽搐了一下，然后精力旺盛地来回拼命摇晃。它张开鸟嘴，又重复一遍敲击地面的动作。

那一瞬间，我们都被它搞得心烦意乱。

伊阿哥已经跑进试炼阵，恰好闯入黑暗区域的边缘。它跑了大约五六米远，打横站在几道能量轨迹线上，被其中一个交叉点黏住了，就好像被粘在捕蝇纸上的虫子一样。火花猛地从它身边蹿了出来，它放声悲鸣，马鬃全部竖立起来，然后用后腿人立起来。

正对试炼阵的上空，天色立刻暗了下来，但并没有任何充满水汽的乌云聚拢在一起。更准确地说，天空中呈现出的是一个完美的环形结构，中央是红色，边缘呈黄色，正按着顺时针的方向旋转。

只听一声如同敲击铃铛般的美妙乐音，紧接着猛然响起一阵公牛嘶吼般的咆哮声。

伊阿哥还在继续挣扎，它先挣脱出自己的右前腿，接下来挣脱左腿时，右腿又被缠住了，它疯狂地嘶鸣着。这时，火花已经升到了它的肩膀处，它像甩掉雨水一样，甩掉身体和脖子上的火花，它全身都散发出柔和的、黄油一般的光芒。

咆哮的音量不断增加，细小的闪电开始在我们头顶上的红色中心滚动。这时，一阵“咔嚓咔嚓”的轻快声音引起我的注意，我匆匆向下瞥了一眼，发现那只紫色的狮身鹫面兽已经溜到旁边，挡在我们和喧闹的红色大气现象中间。它像建筑上的怪兽装饰一样，蹲伏在地，脸背对着我们，正在观看眼前的奇景。

就在这一刹那，伊阿哥的两条前腿都挣脱了束缚，只用后腿人立起来。这时的它，身影似乎有些模糊，仿佛失去了实体。它的身体发出辉光，四下飞溅的火花模糊了它的轮廓。它可能正在嘶叫，但是所有的声音都被淹没在从天空传来的、持续不断的咆哮声中。

从天空中那个喧嚣的神秘构造中，突然垂下来一个漏斗形状的东西——它明亮耀眼，光芒闪烁，还伴随着哀号，而且下降的速度非常快。它接触到惊慌嘶叫的马。在那一瞬间，马的身体轮廓线开始急剧拉长，身体也随之变得又细又长。然后，它消失了。有那么一小段时间，漏斗形的光柱还保持固定不动，就像一个平衡得极其

完美的陀螺。接着，轰鸣的声音开始减弱。

光柱升了起来，慢慢升到距离地面很近的位置——大概相当于人的高度——停留在试炼阵上方。然后，它突然飞快地升回天空，就和刚才落下时那么迅速。

哀号消失了，咆哮声也开始减弱。在环形的云团中间，跳跃的小闪电渐渐消逝，整个云层开始变得苍白，旋转的速度减慢。片刻之后，只剩下一点点黑色；再过一阵，黑暗完全消失。

伊阿哥消失无踪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

“别问我。”兰登刚转身面对我，我立刻抢先开口，“我跟你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他点点头，然后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的紫色的朋友身上。它正把链子弄得“咔嗒咔嗒”作响。

“我们该拿这一位怎么办？”他问道，一边抚弄着自己的剑。

“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它正在试图保护我们。”我说着，向前迈了一步，“掩护我。我想做个实验。”

“你对你的闪避速度有把握吗？”他问，“那边……”

“别担心。”我说，过度热忱地开着玩笑。我继续走过去。

它就站在我左手边，我身体左侧已经愈合的刀伤还在隐隐作痛，似乎正在拖慢我的行动。不过格雷斯万迪尔还牢牢地握在我右手中，这是信赖我的直觉的机会之一。过去我曾经多次依赖这种感

觉，每次的结果都证明我是正确的。有时候值得来这么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。

兰登向前一步，然后移到右侧。我打横伸出左手，那样子就像是准备把自己介绍给一条陌生的狗一样，然后慢慢靠近它。我们这位纹章上的伙伴从蹲伏状态中站起身，转过头来。

它再次面对我们，先仔细观察一下加尼隆，再把头转到我左边。接着，它凝视着我伸出的手。它慢慢低下脑袋，又重复一遍用嘴巴敲击地面的动作，像乌鸦一样温柔地叫着——那是微弱的、水泡一般汨汨作响的叫声——然后抬起头，慢慢把脑袋伸了过来。它摇摆着巨大的尾巴，用鸟嘴轻轻碰了下我的手指，然后又重复刚才的表演。我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在它的脑袋上，它尾巴摇晃的动作更剧烈了，但脑袋还是保持不动。我轻轻抓挠它的脖子，它缓慢地摇晃着脑袋，似乎很喜欢。我缩回手，后退了一步。

“我想我们现在是朋友了。”我语气轻柔地说，“现在你来试试看，兰登。”

“你开玩笑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保证你会很安全的。试一下。”

“如果你错了的话，怎么办？”

“我道歉就是。”

“很好。”